



主 编：吴昌勇
执行主编：陈 曦
邮箱：akrbwhzm@163.com
本版编辑：陈 曦
刊头题字：张思成

WEN HUA ZHOU MO

写一部纪实给当代

——杜文娟谈新作《岩兰花开》

文化纵横 主持人：张思成

文学要看到新乡愁

王健春

文学与乡村有着天然联系，乡土、乡村是文学的土壤和根脉，乡村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的题材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、一种文化价值，代表着许多作家的精神家园和情感依恋。面对新形势、新挑战，作家如何重新发现新乡土、审时度势新农村，以文学的方式热情关注和投入新农村这一历史变革，努力追求自身的价值、立场、深度和独特性呢？

“固守穷山沟，抬头一线天，原因在贫困，症结在观念，我必须带领大伙走出山。”这是平利孩子腔戏里的唱词，讲述的是上世纪末，西部贫困山村群众解放思想、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故事；有首《致打工者》的诗，是这样描述的：“简单的行囊/负载沉甸甸的梦想/贫瘠的土地/托举起展翅欲飞的翅膀/前方是比远方更远的远方/身后是父亲的叮咛母亲的牵挂/外面的世界很精彩/外面的世界很无奈……”当年农村大量青壮劳力离乡“淘金”，就是当时农村的境况，“613899”问题，也是当时的窘况。如今，国家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，农村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是目前的景观。

一度时期，有人不屑于农村题材，写农村成了落伍、土气、狭隘的象征。还有人提起笔就发伤感，倾诉记忆中的石板房、茅草屋、柴火灶、煤油灯、稻草床、地炉吊罐、水井辘轳、篱笆刺架等等不见了，甚至感叹看不见穿着破烂衣襟的大爷大娘了。我想说的是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原来落后破旧的肯定要被先进崭新的替代，这是趋势、是进步、是人心所向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。某些人早早跳出农门、“逃离”农村，把自己的怀旧情感建立在别人身上，恨不得所有人都永久居住在原始村落、过着原始生活，而自己作为跳出“三界”的旁观者，以此情此景唤回旧时记忆，这是不可取的。我们要保留的是乡村的特色，如庭院样式、参天大树、小巷胡同、羊肠小道等，有底蕴的传统文化，如尊老爱幼、和睦相处、礼尚往来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“孝老爱亲”“新民风”等元素，传承的是农村淳朴、友善、诚信等好的文明乡风，绝不是过去破旧、落后的农村表象。

现代真实的新农村，一定会是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的版本，绝不是隔离外界凭空想象不复存在的世外桃源，她是活生生让我们融入其中的“世外桃源”。

文学直指人的心灵和情感，可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一种精神的向度、文化的警示。一方面，农村变革带来的土地关系的变化、生产方式的更替、生活方式的进步、精神领域的嬗变，给文学带来了无限可能性；另一方面，古老乡村的消失、农民与土地的分隔、乡村情感的转化、田园牧歌的渐行渐远，也在另一意义上给文学以表现空间。树高千尺，落叶归根，故土之恩，永远都是游子的心之所向。

艾青说：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有作家说：“故乡哪怕邮票大一点地方，都可以激发灵感成为写不尽的作品。”我时常叮嘱自己一定要做家乡的孝子、土地的情人，成为山水的吟者、故园的歌者，我祈盼有这样一支大部队，我是其中一名忠于职守的好士兵。

“后疫情时代”安康文学的表情



山居图

陈荣临作



的，离开家长的庇护，如何适应并非鲜花盛开的万千世界，各种矛盾将会逐渐凸显。

按照国际惯例，每一场大灾20到30年之后，幸存者仍存在大量精神障碍，有的还会代代传递，心理援助20年。里氏8.0级的汶川大地震，造成近7万人遇难，近2万人失踪，37万多人受伤，数千个家庭失去了独生子女，600多名地震孤儿，是建国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。当年的北川中学高二学生，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百米蛙泳冠军，“无腿蛙王”代国宏对我说，他用两年时间恢复身体，用六年时间恢复心理。可见，地震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山河破碎家园坍塌，更重要的是心灵重建。

我在震后第五天只身前往震区当了一名志愿者，走遍了几乎所有重灾区，历时29天，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的120救护车把我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。2009年春节和地震一周年，先后两次重返震区采访。2018年5月至6月第四次入川，可以说，我也是地震的亲历者。

最后一次因为有较强的目的性，挖掘重度伤残人员的命运走向，生存状况，又是个人行为，采访非常艰难。双手递给相关人员介绍信，讨好地媚笑，对方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，眼神满是厌恶，有的说，抱歉，不属于本人管。有的干脆甩一句：地震已经翻篇了，为什么还要揭伤疤呢。

此刻，坐在薄雾飘香，绿萝萦绕的房间，呼吸着秦砖汉瓦的遗风，依然感到后怕，甚至有强烈的不真实感。也会想起兰陵笑笑生对潘金莲的判词：百毒成刚。

想起这个词的时候，便笑出声来。所以，我好着哩。

书名《岩兰花开》，岩兰是岩石缝里的兰花、兰草的意思吗？如果是，您可知您在读者心中的形象是什么？也是一株绽放在岩石上的兰花、兰草。并且，您是主动要在岩石上去攀登与历练，去寻找生命意义的兰草、兰花！这么多年，您似乎没有安逸过，甚至没有安顿过，身影始终在行走，在奔波。汶川有您的足迹，西藏有您的足迹，都是“报告文学”式的采访、见证、亲历的写作。为什么要这么“放逐”自己？

杜文娟：感谢您把我比喻成兰花。2018年5月底在汶川县一碗水村采访的时候，一位头发花白的中年妇女，指着灾民安置房后云雾缭绕的岷山，讲述她如何爬上悬崖，采掘石笋，如何遭遇眼镜蛇、野猪、麝子、蜥蜴，丈夫去世以后，就靠采挖这种兰花养活三个娃儿，胆子就是这样练大的。地震的时候，眼看院墙要倒塌，一手推开女儿和外孙，他们安全了，自己受伤后坐轮椅，锻炼了几年，前一阵子在映秀镇参加马拉松比赛，拄着拐杖跑了三里路，哈哈。

后来知道那种花可能是岷山百合，也可能是野生石斛。

回到西安以后，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位文友听，她说书名干脆叫《岩兰花开》吧。知道已经有各种“花开”的书名，似乎也没有更合适的，就如此这般了。

近年来，我的足迹抵达国内外多个地方，被熟人知晓的是西藏和汶川震区。从激情燃烧的驴友和志愿者，成为自觉的书写者，有纪实作品也有小说，有评论家说我是主动拓宽文学纬度的人。一个人的事业走向与成长经历密不可分，年少的时候生活环境非常闭塞，便向往外面的世界，走着走着，就走到了天边。

前几天去探访关中唐18帝陵，武则天李治合葬的乾陵，李旦的桥陵，武则天母亲杨氏

的顺陵等气势宏伟，司马道上的华表、翁仲、石马、石狮子气宇轩昂，有的石狮子需要搭梯才能攀上。一个晚唐帝陵前的石马，却低矮得如同八个大月的母猪，脚一抬就能跨过去，华表被村民凿成碾子，或架桥铺路。最为奇葩的是晚唐另一个帝陵，我们在烈日下的花椒地里寻找了两个小时，既没有一个翁仲，也没有一个石狮子，连洛阳铲的印迹都没有留下，墓道更是不知所踪。同行者大声感慨：估计这个皇帝在位的时候是个“日把款”，没建什么丰功伟绩，死后连个影子都寻不见。

笑声中细想，连威镇寰宇的帝王都灰飞烟灭。古今将相在何方？荒冢一堆草没了。君生日说恩情，君死又随人去了。我辈凡人呢？连三十亩地一头牛都没有，更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怀。但人生一世，不能只到世间打个卡。得尽量丰富自己的人生，能走路的时候尽量走远一些，能跳高的时候尽力跳高点。

放逐，是一种生活状态，也是一种精神高度。无需为眉高低发愁，不会为人事关系担忧，不想干什么就不干，不想维系的关系就拉黑。

“写一部纪实给当代。”这是本书意义所在吧。对于您的意义呢？您说，要了却这桩情债，必须得与之和解，方式只能是诉诸笔端，将心中的痛和纠结彻底理清，然后卸下盔甲，呼吸迎接后半生。那么，对于那些幸存者来说，向您讲述他们的震后人生，也是对自我的和解，对吗？您在记述、倾听、写作的过程中，与自己和解了吗？

杜文娟：几年前，我忽然开悟，清楚地知道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灾难史。我们的祖国更是多灾多难，地震尤其频繁，只20世纪6.8级以上地震就有10次之多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有人为什么对那些久远的灾难念念不忘呢，其实是想从中寻求经验和教训，减少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，如地震、海啸、火山爆发、冰雹、旱灾等。杜绝人为灾害，如战争、饥饿、瘟疫、自然资源衰竭、环境污染、火灾、交通事故、人口过剩、核灾害等。

众所周知，古巴比伦、古埃及、古印度、古代中国，这四大文明古国中，唯独中国文明史没有中断。那些消失了的瑰宝，除过自然灾害外，人为灾害也脱不了干系。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不管是相识的，不相识的，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，只要来到人世间，幸福快乐没有，体面安详地去。即便是灾难发生了，如何面对灾难，呵护生命，体恤民众，人类文明才会更加光彩绵长。

本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此，绝对不是卖惨。

无论在震区还是西藏，我救过别人，也被别人救过，刻骨铭心的记忆终生难忘。心中异常明亮，没有谁愿意出版和阅读灾难，注定不是畅销书。2018年4月在阿斯塔纳举办的欧亚国际书展上，惊讶地发现冯骥才的长篇非虚构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，与《活着》《蛙》《秦腔》摆放在一起，我不知道是什么语种，也不清楚是哪个国家的展区，反正是小语种。这个信息令我震撼，此前对这部作品一无所知，回国后第一时间找来阅读，对我的撞击不亚于《铸剑娃娃》和《来自切若贝利的声音》。后来我读到了《邻人之妻》《冷血》等世界经典非虚构，在西方文坛，非虚构与虚构平分秋色。愈加坚定了再次入川的决心，但没想到采访过程那样艰难，尤其是地震孤儿和陨落的地震明星们。

在震中映秀的雨夜里，上吐下泻，所有机关单位拒我于门外。走在曾经过饭的路上，仰望遇难者墓地的青草萋萋，当年上过课的帐篷学校学生，有的上了大学，有的在渔子溪边开挖掘机，有的随家人搬迁到外地，不愿再回映秀。

受访者的伤痛，加之我的身心疲惫，不得不怀疑自己的行为，为什么要触碰这个题材，明知是小众作品，还要煎熬自己，折磨他人，当然，也有乐意接受采访的人。

随着采访的深入，信心逐渐增强。如果没有当代作家如实记录，真实呈现，三四十年来，除过艰难度日的幸存者，一切都如前年的新雪。不甘心这个群体被浪潮淹没，再苦再累也失去父母的孤儿幸运，在他们面前，没有资格说痛苦。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人类的秘史，纪实文学就是人类的正史，我想写出正史中的寒光、隐忍、纷繁。这是我的愿望，也是对自己的要求。

采访中的艰辛和无奈已经过去，写作中的孤独和无处倾诉，也已画上句号。写一部纪实给当代，以文献文学的形式呈现给世界和自己。好的非虚构写作，一定得融入感情，与事件当事人多年相处，《岩兰花开》花费的时间足够长，但依然显得单薄。拿到样书的时候，纠结酸楚了一整天。

写别人喜怒哀乐的过程，也是反思自己人生的过程，消减苦难的过程。人世间不全是风花雪月歌舞升平，天灾人祸伤痛无奈，如影相随。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，地球变暖，生物链发生变化，人类生存受到威胁，绝不是危言耸听。

人活到一定年龄，复杂的事自然会变得简单，愈加理解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。深仇大恨、痛不欲生、欲罢不能，这些词秋风明月一般，如同皇帝陵前的欢快画眉和紫色茅草，不会因为墓主人的喜好而改变性情和悠然。

您把目光、视角、心智投向了广阔背景下的现实题材，您个人却是收缩自己、隐忍自己，陷入精神的困顿中时，自己解救自己。2008年写作《震区亲历记》时，您抑郁了，身体上还做过一个手术，从某个层面来说，您也是“地震伤员”。当只有您了解自己、疼痛自己、观照自己的时候，您的自我修正、解救和前行的信念与意志力来自哪里？

杜文娟：做志愿者的时候，没有想到写作的事，救灾队伍不要女性，我跟老兵突击队队长说了句好话，并说自己是陈忠实和贾平凹的学生。对方的脸上增了喜色，便跟他们在成都双流机场搬运救灾物资。搬了不到半小时，坐在小山堆一样的棉被牛奶帐篷上擦汗。顾盼四周，人人汗流浹背，我就跟人搭讪，一位30多岁的男士说，自己从昆明来，地震的时候在网吧上了三天三夜的网，地震发生后，买了一张无票座就来了。部队在一线救人，志愿者在后方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，谁让咱是退伍军人呢，一日当兵，一生是兵。一位12岁的男孩说，学校不上课了，大人忙着救灾，顾不上他，就来这里帮忙。一位向佬着腰的老人说自己靠捡破烂为生，昨天把卖破烂的20块钱投进募捐箱了，今天来这里干活。

我被他们的讲述感动，萌生了记录的想法。白天为灾民送粮送药，在帐篷学校当老师，晚上写稿子，才有了五万多字的《震区亲历记》。通过部队海事通讯发往外界，最远到达美国的波士顿，《波士顿记事报》图文并茂进行连载，民众拿着报纸为中国四川捐款捐物。当然，这是后来才知道的。从震区回到陕西就做了甲状腺手术，伤疤横亘在脖子上，无论阴雨雷电还是赤日炎炎，都穿着高领上衣，避免被人发现。夜幕降临还戴着口罩帽子，听见“地震”两个字就发颤，肩胛骨往回收，恨不得把头低到尘埃里，伤心时还会呕吐。有专家告诉我，地震放射性辐射，会导致人体甲状腺代谢发生变化，从这个层面讲，我也是地震伤员。

最初的写作，来自感动，后来，成为一种自觉和习惯。

“轻松的后半生”，这是您对自己的一个规划。“轻松”这个词，在您的人生词典里，它的内涵是什么，您可以场景化地描述一下吗？我们对此是抱有一丝疑虑的，因为您的作品的厚重，沉甸甸的现实主义、写实主义的分量，似乎和“轻松”这个词的含义背道而驰。

杜文娟：这个“轻松”是多层面的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有人向我感慨，许多行政干部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人事关系上，常常是无效应酬，重复劳动。作家何尝不是这样呢，有的变成了官、文场混混，有的成为文化商人，我也没有免俗，为五斗米写过文章。十年兼程，有三部作品自认为能当礼品，那就是《阿里阿里》《岩兰花开》《红雪莲》。对自己的文字负责，呵护自己的羽毛，与“轻松”并不相悖。

就在《岩兰花开》出版之际，您的长篇小说《红雪莲》即将出版是吗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《红雪莲》更多的讯息吗？

杜文娟：2014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《红雪莲》，2017年发表于《红豆》《芳草》杂志，并获《红豆》双年度奖，陕西五一文艺奖，2019年11月获第五届柳青文学奖。作品描写了西藏和平解放60多年来，四代内地人在青藏高原的工作生活情感，与藏族民族文化的交融与碰撞。此书为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，陕西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作品。与《茶花女》《蛙》等一并入选“优秀作品藏译丛书”，2019年5月，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藏文版，全文56万字，900个页码。被列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、庆祝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献礼图书。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藏语频道录制并连播。2020年4月16日起，陕西新闻广播《空中书苑》节目46集连播。2019年9月第八次修改，近期将出版中文单行本，全书共38万字。

（本文为《文学陕军》公众号对作家杜文娟的访谈）



作家杜文娟当年在四川震区帐篷学校给学生上课。

张国俊 摄